

崇正文選卷之六目錄

韓愈論佛骨表

爭臣論

上張僕射書

上宰相第三書

與孟尚書書

與于襄陽書

重答張籍書

送許鄆州序



贈崔復州序

送楊少尹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孟東野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高閒上人序

燕喜亭記

原道

原毀

師說

進學解

獲麟解

諱辨

對禹問

伯夷頌

圻者王承福傳

崇正文選 卷六
二
柳子厚墓誌銘

祭十二郎文

已上共二十八篇

崇正文選卷之六

明錫山施策懋揚甫選

海虞瞿汝說星卿甫校

論佛骨表

韓愈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

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
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
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
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
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
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
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
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
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

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
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
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
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
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
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
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
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
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

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
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
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狗人之心爲京都士
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
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
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
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群解衣
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
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變身

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
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
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
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
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
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
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
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
桃茆被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

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
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
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
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
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
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
奉表以聞

爭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
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
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
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
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
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
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
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

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

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豈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

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
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
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
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
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
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
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
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
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

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
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
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
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
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
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
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
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
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

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
安逸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
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
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
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
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
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
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
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

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
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
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
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
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
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
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
乎哉

上張僕射書

韓愈

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
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
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
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
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
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
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
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

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

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

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

上宰相第三書

韓愈

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

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
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
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
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
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
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
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
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
哺握髮之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

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
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
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
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
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
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
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
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
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

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
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
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闢人辭焉惟其昏愚
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
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
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
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
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
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
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
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
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
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
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

與孟尚書書

韓愈

愈白行宮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
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
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
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
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
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
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

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

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

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
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
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
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
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
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禍
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
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
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

滅而不救壞亂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
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
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漢氏已來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
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
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
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
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迺欲全之
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

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麤傳雖滅死
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
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
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
惟增慙懼死罪死罪

與于襄陽書

韓愈

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
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
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
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
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
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
相遇之踈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
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

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
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
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
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
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
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
未得耶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
未暇禮耶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
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

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
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
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
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旣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
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
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

重答張籍書

韓愈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
衷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
其源導其所歸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
辭讓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
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
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
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

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哢哢若遂成其書則見而
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
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
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
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
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
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
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
其流波漫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

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
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
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
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
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
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
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埃五六十爲之未
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
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其道其爲書其化

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

送許郢州序

韓愈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

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
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
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
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
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
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
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
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
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
旣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
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
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
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
以規

贈崔復州序

韓愈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
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
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
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
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
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
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
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

此處為書影，文字模糊，難以辨認。

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
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
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
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
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
澤也於是乎言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
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
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旣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
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
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
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
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
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

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
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不落莫否見今世無
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
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其爲都少尹不絕其祿
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
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
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
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
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
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
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
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石處士序

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節度之三月求士於
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
生居嵩卽漚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
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免
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
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
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
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

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
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
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
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重焉
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
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
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
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
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

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
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
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
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
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
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
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
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
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
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
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
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
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
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
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
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石生為媒以

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游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

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旣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

其為聲以備節於天地一實以效四時之序也
然亦蓋取於留守昧公首為四時節序其善愈因
其為聲以備節於天地一實以效四時之序也
李之其何道進不然亦外派主潮至釋公然軍門
於茲不計自月去實一主以將矣今嘗為有以味
子爵文海士亦業丁末內收無所不可爵也愈流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效
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
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
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
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
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
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
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
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

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
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
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
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
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
者其聲清以淳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
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
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
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窮

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
懈而及於古其他侵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
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
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
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
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
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
解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
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
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
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
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
出令其在外則樹旂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
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
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

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
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如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
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
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
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
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
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
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
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

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
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汗而不羞觸刑辟
而誅戮徼幸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
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
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維子之稼盤
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
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
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
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

子于盤考終吾生以徜徉

表祖考地請戲燕以輒守舊方而禁不報者且食
谷無而曲吹卦而射聖盤之樂方樂且舞矣其
之泉可擊可出盤之田盤畢于波盤而影其
盤之場曰盤之中盤于宮盤之士盤于家盤
不肖而吹也請來其會其言而與之國而
而若其婚也其會其言而與之國而
能如也其會其言而與之國而
願其之同則其人之會其言而與之國而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
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
校其行則是可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
塵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
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
求咏謔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
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志篤好
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

卷三十一 文選 三十一

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有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謂稅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

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

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
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柳請
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高閒上人序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
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
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
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
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也往
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
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
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

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
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
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閒之於草書
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
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
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
幾也今閒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
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所嗜泊與澹相遭
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
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閒如通其術則吾
不能知矣

燕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
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土高而望得
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
榴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
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
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
避風雨寒暑旣成愈請名之其丘曰埃德之丘蔽
於古而顯於今有埃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

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緩狃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旣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

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
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
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
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
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
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
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
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

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
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
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
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
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
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
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
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
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

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
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
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
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
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
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
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
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
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

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
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
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
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
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
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
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
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

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
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
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
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
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
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
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

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
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
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
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
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
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
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
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

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
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
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
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
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
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
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
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
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
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
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

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
責於已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
是足爲良士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
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
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
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
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
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

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
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
得而止矣是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
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
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
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
之謂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
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
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

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

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
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
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
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
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
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
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
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
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

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
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耒弘師襄老
聃郟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
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
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
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
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
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
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
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
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
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
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

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
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
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
幽眇尋墜緒之芒芒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
之迴狂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
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架上窺姚姒渾
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
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

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
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
助于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
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
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
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
細木爲桷榑欂侏儒椳闌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
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
敗鼓之皮俱收竝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

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
惟噐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
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
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
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
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
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
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
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

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
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
庠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
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
苓也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
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
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
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
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
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
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
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

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諱辨

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甫丘與蒞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

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得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伯夷頌

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舉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

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旣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名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巧者王承福傳

韓愈

巧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田土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

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鏹以嬉夫鏹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鏹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

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隣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

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
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
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
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
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
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
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
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
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

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
焉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
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
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
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
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
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
取進士第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
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儻傑廉悍議論證據今

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
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
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
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
爲刺史未至又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
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
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
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
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

子本相伴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
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
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
衡湘以南爲進士者悉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
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
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
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
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
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

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彊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旣退又無相

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

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
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
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情竟賴其
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
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
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
曰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
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旣又與汝就
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
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
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
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
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
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

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
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
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
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
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
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
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丰斛之祿
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
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

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
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
汝不肯來恐日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
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
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
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
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全存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
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
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

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

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竝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

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
不能相養以其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歛不憑其
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
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
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
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
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
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
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
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

崇正文選卷之六終

三才圖會 卷六

三才圖會 卷六

三才圖會



